

郑克鲁选编

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

一个女人 的 报复

YIGENUREN DE BAOFU

上海译文出版社



郑克鲁选编

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 2

一个女人

的

报复

YIGENTUREN DE BAOFU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06035

一个女人的报复
法国古今短篇小说精选(二)

郑克鲁 选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字数 304,000

1991 年 2 月第 1 版 199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5327 0786-5/I·414

定价: 4.65 元

目 次

巴尔扎克(1799—1850)	
刽子手	郑克鲁译 (1)
长寿药水	郑克鲁译 (15)
大望楼	郑克鲁译 (38)
不为人知的杰作	郑克鲁译 (60)
雨果(1802—1885)	
克洛德·格	王振孙译 (90)
大仲马(1802—1870)	
德·冈热侯爵夫人	王振孙译 (120)
梅里美(1803—1870)	
马特奥·法尔戈纳	王聿蔚译 (150)
塔芒戈	王振孙译 (170)
伊尔的维纳斯铜像	郑克鲁译 (193)
乔治·桑(1804—1876)	
侯爵夫人	郑克鲁译 (227)
杰拉尔·德·奈瓦尔(1808—1855)	
西尔薇	郭宏安译 (263)
巴尔贝·道勒维(1808—1889)	
一个女人的报复	郑克鲁译 (304)

缪塞(1810—1857)

克鲁瓦齐尔

王振孙译 (346)

泰奥菲尔·戈蒂埃(1811—1872)

翁法勒——罗珂珂故事

蔡 烨译 (377)

女尸恋爱记

郑克鲁译 (390)

木乃伊的脚

蔡 烨译 (420)

刽子手

巴尔扎克

郑克鲁译

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无论长篇、中篇和短篇都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作品。这里只选收了他四个短篇,《高利贷者》因篇幅过长(也可看作一个中篇),只能割爱。

《刽子手》(1830)和《大望楼》(1831)都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成的。第一篇描述西班牙人反抗拿破仑军队入侵祖国的英勇牺牲精神,具有强烈的悲剧气氛。小说主人公在侵略者的逼迫下,为了让自己的家族能传宗接代,使当地居民免遭杀戮,不得不亲手铡死父母和四个弟妹,这个场面是多么惨绝人寰啊!小说写得极其紧凑,一步步烘托出恐怖的氛围:从黑夜里海面上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开始,到枪杀起义的人质,再到绞死侯爵家的仆人,最后以绞刑架上的一幕达到高潮,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没有细致的环境描写,也没有人物的心理刻画,但是艺术感染力是强烈的,用的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叙事方法。《大望楼》同样以十分惊险的方式结尾,有异曲同工之妙:梅雷伯爵为了惩罚妻子的不贞,竟然把她的情人禁闭在一间小屋里,活活饿死,还不让外人知道。一个冷酷无情的贵族形象十分鲜明地浮现出来。这篇小说

写得相当别致。通篇由一个人物叙述，而一个故事又由另外三个人分别道来，象剥笋一样，事实逐层显露。这三个穿插式的人物还各有各的特点个性，使得他们的叙述也有声有色，谐趣横生，增加了小说的韵味。

《不为人知的杰作》(1831—1836)是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作家艺术见解的作品，它完全不同于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按其性质来说，处理不当，会写成干巴巴的说教小说，令人不堪卒读。但在巴尔扎克笔下，这是一篇既有吸引人的情节，又穿插了精辟见解的优秀短篇。小说主人公弗朗霍费实有其人。作为大画家，他自然能提出一些非常精辟的见解：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是再现自然；艺术家不能做一个拙劣的摹写者，而要做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诗人；艺术家需要抓住事物的面貌和精神；形式和内容要统一。他的见解已超出绘画的范畴，完全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阐述。作为小说人物，他又有自己的个性：急躁、自信、执著，甚至偏激。他要追求绝对美，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迷途。他所孜孜以求的是要把艺术同自然实体等同起来，结果花了十年的心血却一无所成。他的悲剧在于他既主张正确的艺术见解，又违背了这种艺术见解。这个生动的富有哲理性的故事深得马克思的赞赏，他认为这篇小说是“小小的杰作，充满了绝妙的讽刺”。(《1867年2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即使是一篇寓意小说，巴尔扎克仍然十分注意环境描写，无论建筑的装饰和结构，还是家具的样式和陈设，都力求准确地绘写，以再现十七世纪的时代风貌。

《长寿药水》(1830)则是一篇用浪漫手法写成的短篇小说。堂璜的故事在欧洲几乎家喻户晓；《长寿药水》的题材，德国作家霍夫曼也曾经写过。巴尔扎克从中感到兴趣的是，这个故事隐

含着普遍而深刻的意义，这就是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争夺遗产的现象。巴尔扎克在作为前言的《致读者》中曾提到这篇小说的主题：“你们难道没有看到，社会上有许许多多人在法律、风俗和习惯的影响下，时刻想着亲人的死，盼着亲人的死吗？……天知道在人们的头脑中犯下了多少杀父之罪！”在小说中，长寿药水是争夺遗产的媒介和工具，透过这能起死回生的奇异水滴，作家看到的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现实关系。巴尔扎克的浪漫手法同浪漫派作家不同，它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变异形式，是社会现象的一种扭曲反映。这篇小说色彩绚烂，气氛阴森，想象奇特，与浪漫派作品相比毫不逊色。

巴尔扎克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一八一四年随父亲来到巴黎，一八一六至一八一九年攻读法律，并在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随后十年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摸索阶段，他化名与别人合写神怪小说。一八二九年他用真名发表《舒昂党人》，揭开了《人间喜剧》(1829—1848)创作的序幕。巴尔扎克描写整个法国社会的设想直至一八四二年才确立下来，他计划要写出一百四五十部作品，但直至逝世，才完成五分之三的计划。这九十来部作品已足以反映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上升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贵族在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被腐化。《欧也妮·葛朗台》(1833)、《高老头》(1834)、《幻灭》(1837—1843)、《农民》(1844)、《贝姨》(1846)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巴尔扎克对现实的阶级关系的深刻理解，描绘现实生活的真实和深广，塑造典型的丰富多彩，都是其他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他被尊为现实主义小说之父，他的作品也被推崇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顶峰。

——编者

献给玛蒂奈·德·拉罗萨^①

门达小镇的钟楼刚敲过午夜十二点。这当儿，在门达宫堡花园四周的一长溜平台上，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斜倚着胸墙，仿佛堕入沉思冥想之中；军旅生活的无忧无虑一般是与这种深思不相容的。但话得说回来，再没比眼下的时间、位置和夜晚更有利于凝思默想的了。西班牙美丽的夜空在他头顶张开湛蓝的穹顶。闪烁的星光和柔和的月色照亮了幽雅地伸展在他脚下的迷人山谷。这个营长靠着一棵繁花满枝的橘子树，可以看到百尺底下的门达镇；宫堡建筑在巉岩上，而城镇坐落在巉岩脚下，似乎是为了躲避北风。扭过头，他望见大海，闪烁的海水泛出一大片银光，装点着这景色。宫堡灯火通明。舞会欢乐的喧闹声，乐队的音乐声，军官们与他们的舞伴的嬉笑声，夹杂着远方的波涛声，一直传到他耳朵里。夜晚的凉爽给他被白天的溽热弄乏了的身子注入一股活力。再说，花园里种满了芬芳扑鼻的树木和清香阵阵的花朵，年轻人仿佛觉得自己沐浴在香汤之中。

门达宫堡属于一个西班牙最煊赫的贵族，这时他同全家一起住在里面。整个晚上，他的大女儿神情忧郁而又十分关切地凝望着这个军官，西班牙女子流露出来的同情不免引起那个法国人的沉思。克拉拉长得俏丽动人，虽然她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但莱加奈斯侯爵的财产十分可观，维克多·马尔尚有理由相信，这个姑娘将来会有一笔丰厚的嫁妆。可是，又怎么敢相信，这

^① 玛蒂奈·德·拉罗萨(1789—1862)：西班牙政治家和文学家，曾为争取西班牙的独立、反对拿破仑而斗争。

个最看重自己爵位的西班牙老人，会把女儿下嫁给巴黎杂货商的儿子呢！再说，人人都恨法国人。管辖全省的戈蒂埃将军怀疑侯爵策动一次拥戴斐迪南七世的叛乱，由维克多·马尔尚指挥的一个营便驻扎在门达小镇，以控制附近一带听命于莱加奈斯侯爵的村落。奈伊元帅最近的一次急报令人担心英国人不久要在海岸登陆，急报还指出侯爵这个人同英国政府暗中有勾结。因此，这个西班牙人虽然热烈欢迎维克多·马尔尚和他的部下，年轻军官还是时刻保持戒备。他走到这个平台上，观察归他镇守的这个市镇和附近乡村的形势，心里纳闷，侯爵不断对他表示友谊该怎么解释，当地的平静与将军的不安又怎能协调一致。但一刹那间，年轻营长产生了一种谨慎情绪和合情合理的好奇心，上述的思绪便烟消云散了。他看到市镇里灯光星星点点。尽管今天是圣雅克节^①，他一早就发布命令，灯火一律在他规定的时间内熄灭，只有宫堡不在此例。他在固定的岗哨处，这儿那儿看到他的士兵的刺刀闪闪发亮，但寂静显得庄严肃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西班牙人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他捉摸了一会儿居民为什么要违犯他的命令，觉得这明知故犯中有一个秘密，尤其是他已留下一批军官值夜和巡逻，这秘密就越加不可思议。他带着青年人的好冲动劲儿，正要越过一个缺口，飞快地从巉岩跑下去，可以比走正道更快地到达通往宫堡的镇口那个小岗哨，这时有个轻微响声止住了他往前走。他仿佛听到一个女人轻盈的脚步落在小径上的沙沙声。他扭过头去，什么也没有看到；可是他的目光被大海上异乎寻常的闪光吸引住了。猛然地他瞥见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他惊得目瞪口呆，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皎洁的月光

① 圣雅克节在七月二十五日。

使他依稀看到远方有几点帆影。他战栗起来，竭力要自己相信，他所看到的只是月光波影给视觉造成的幻象。这当儿，有一个沙哑的声音喊着这军官的名字，他向缺口望去，看到那个陪伴自己到宫堡来的士兵慢慢探出头来。

“是您吗，营长？”

“是的。怎么样？”年轻军官低声说，有种预感警告他一举一动要隐蔽。

“这些坏蛋象虫子一样蠢蠢欲动，我赶紧跑来，如果您允许的话，就把我看到的一点零碎情况报告给您。”

“说吧。”维克多·马尔尚回答。

“我刚才在跟踪宫堡里的一个人，他手提灯笼朝这边走来。这盏灯笼教人大起疑心！我不信这个教徒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蜡烛。我心里嘀咕着：‘他们想吃掉我们！’于是我就紧迫着他。营长，结果我发现，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在一块岩石上，有一大堆柴禾。”

骤然间一声可怕的呐喊在市镇发出震响，打断了士兵的话。一道闪光突然照亮了营长。可怜的士兵头上中了子弹，倒在地上。一堆麦秸和干木柴燃起的篝火在离年轻军官不远的地方，象发生一场火灾似的照亮了夜空。舞厅里的乐器声和欢笑声也听不到了。死一般的寂静顿时代替了节日的喧嚣和音乐，但不时传来呻吟的声音。在白茫茫的海面上响起一下炮声。年轻军官的脑门上沁出了冷汗。他没带佩剑。他明白他的士兵都阵亡了，英国人就要登陆。他眼看自己活着就是耻辱，要传到军事法庭受审；于是他目测了一下峡谷的深度，正要纵身跳下，这时克拉拉的手抓住了他的手。

“快逃吧！”她说，“我的几个兄弟跟在我后面，要来杀您呢。”

那边，在岩石脚下，您可以找到胡安尼托那匹安达露西亚马。快点！”

她推他走，年轻人一时呆住了，怔怔地望着她；一会儿，他服从了连最强有力的人也具有的保存自己的本能，顺着花园里她指出的方向奔去，越过重重叠叠的岩石，至今只有山羊攀登过这些地方。他听到克拉拉喊着她的兄弟们去追赶他；他听到要赶来杀他的人的脚步声；他听到好几发子弹在耳畔呼啸而过；他赶到谷底，找到了马，骑了上去，象闪电般迅速，霎时间变得无影无踪。

几小时以后，年轻军官来到戈蒂埃将军的司令部，将军正在同他的参谋们共进晚餐。

“我把自己的头给您送来了！”营长嚷着说，脸色刷白，神情懊丧。

他坐了下来，叙述了这次骇人的经历。他叙述时周围是一片恐怖的静默。

“我看，你的不幸超过你的罪过，”可怕的将军终于回答说。“西班牙人犯下的罪行不该由你来负责；除非元帅另作裁决，我赦你无罪。”

这番话只给倒霉的军官非常微弱的安慰。

“要是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呢！”他嚷着说。

“他会把你枪决的，”将军说，“不过以后再说吧。”他严厉地接着说：“总之，我们先不谈这件事，不如谈谈怎样报仇，来一次恐怖行动，对这个用野蛮人方式打仗的地方那是不无裨益的。”

一小时以后，一整团步兵、一队骑兵和一队炮兵上了路。将军和维克多走在队列的前面。士兵们知道他们的兄弟被屠杀以后，怀着满腔的愤怒，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走完了从司令部到门达

镇的距离。一路上,将军看到有些村子已经全部戒备森严。这些可怜的村庄个个都受到包围,村民很多被杀死了。

由于某种不可解释的厄运,英国船队在中途停止不前;后来才知道,这些船只是载运炮队的,因为行驶太快,超出了其他的运输舰。这样一来,门达镇失去了翘首盼望的救兵,而英国船队的出现似乎带来了希望。门达镇被法国军队几乎一枪不发就包围起来。居民们慌了手脚,情愿无条件投降。那些杀死法国人的凶手,鉴于将军出名的残忍,预见到门达镇兴许会被付之一炬,全体居民将惨遭杀戮,于是出自一种在这个半岛上并不算罕见的献身精神,向将军提出投案自首。将军接受了这个提议,同时提出条件:宫堡里的人,从最末等的仆人到侯爵,都要交给他处置。这个投降条件得到同意以后,将军答应赦免其余的居民,并且不许士兵抢劫市镇或纵火焚烧。但还征收了巨额罚金,要在二十四小时内付清,又把最有钱的居民扣押起来,以保证能付清款项。

将军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他部队的安全,处处设防,不让部下住进民房。安营扎寨以后,将军登上宫堡,军队随之占领。莱加奈斯的全家和仆人都上了绑,关在举行舞会的那个大厅里,被严密看守起来。从大厅的窗口望出去,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高踞在市镇之上的平台。参谋部设在附近的一个拱廊里,将军首先在那里召开会议,采取措施防止英国人登陆。将军和他的参谋部派遣一个副官向奈伊元帅报告,并下令在海岸设立炮台,然后,才着手处理俘虏。居民们献出的二百名西班牙人,立即在平台上枪决了。执行过这一军法之后,将军下令,宫堡大厅里有多少人,就在平台上竖起多少个绞刑架,并命令把镇上的刽子手叫来。维克多·马尔尚利用饭前的片刻去看看俘虏。他旋

即回到将军那里。

“我特地跑来，”他用激动的嗓门对将军说，“向您求情。”

“你来求情！”将军用刻薄的讽刺语调说。

“噢！”维克多回答，“我求的情也是凄惨的。侯爵看到竖起了绞刑架，希望您能换一种酷刑来处死他全家，他恳求您下令对贵族们施以斩首之刑。”

“好吧。”将军说。

“他们还请求给他们做圣事，并且给他们松绑；他们答应不会设法逃走。”

“我都同意，”将军说，“不过你得向我负责。”

“老人还愿意把他的全部家产都给您，要是您肯赦免他的小儿子的话。”

“当真！”将军回答。“他的财产已经属于约瑟夫国王^①。”

他停顿了一下，一种轻蔑的想法使他蹙紧额角，他添上说：

“我要额外满足他们的愿望。我捉摸出他最后一个请求的重要性。好吧，就让他买下他的姓氏，传宗接代，但要让西班牙永远记得他的叛变和他所受的酷刑！他的儿子中，有谁肯代替刽子手的职务，我就把侯爵的财产留给他，赦他不死。就这样，别再对我提这件事了。”

晚饭开上来了。入席的军官因为劳累，胃口大开，虎咽狼吞。他们中间只有维克多·马尔尚一个人缺席就餐。他犹豫再三，才走进大厅；高傲的莱加奈斯全家在那里呻吟叹息。他对大厅里这幅景象投去忧郁的目光，前两天，他还看见那两个姑娘和

^① 约瑟夫·波拿巴(1768—1844)：拿破仑之兄，一八〇六至一八〇八年为拿不勒斯王，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三年为西班牙国王。

三个年轻人随着华尔兹舞曲移步回旋。他想到过不多久他们的头就要被刽子手的刀砍下来在地上翻滚，便战栗起来。父亲、母亲、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被绑在金漆的扶手椅上，完全不能动弹。八个仆人站着，双手反剪在背后。这十五个人庄重地相对而视，他们的眼睛几乎不流露出内心汹涌起伏的感情。只有在几个人的眉宇间看得出深深的忍辱受命和对起事失败的惋惜。几个纹丝不动的士兵看守着他们，郑重地注视着这几个残酷的敌人的苦痛。待维克多出现，大家脸上才出现好奇的表情。他命令士兵松绑，自己也过去解开把克拉拉象犯人一样缚在椅子上的绳索。她惨然一笑。军官情不自禁地抚摸着姑娘的双臂，一面赞赏她黑乌乌的长发和柔软的腰身。这是一个地道的西班牙少女：她有西班牙人的肤色，西班牙人的眼睛，长长的弯弯的眼睫毛和比乌鸦翅膀还要黑的眸子。

“您成功了吗？”她一面说，一面对他露出凄惨的微笑，笑容里依然有少女的妩媚。

维克多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轮流看着克拉拉和她的三个兄弟。最年长的一个有三十岁，身材矮小难看，神情高傲，目空一切，举止不乏某种高贵风度，从前使西班牙人的风流倜傥遐迩闻名的细腻感情与他似乎并非格格不入。他名叫胡安尼托。她的第二个兄弟菲利普约莫二十岁。他长得象克拉拉。小兄弟只有八岁，叫玛努埃尔。一个画家会在他的面容上找到一点罗马人的坚韧性格，达维德^①在他的具有共和思想的画幅中就这样去表现小孩。老侯爵满头白发，仿佛是从穆里略^②的画中走出来

① 达维德(1748—1825)：法国大画家，作品有《贺拉斯一家的宣誓》、《马拉被害》、《加冕礼》等。

② 穆里略(1617—1682)：西班牙画家，作品兼有现实主义色彩和神秘色彩。

的人物。看到这幅情景，年轻军官摇了摇头，不相信这四个人会有哪一个肯接受将军的交换条件；他只敢把这件事告诉克拉拉。西班牙姑娘先是哆嗦了一下，但马上恢复了镇定，走过去跪在父亲面前，开口说：

“噢！您要让胡安尼托起誓，忠实地服从您给他的命令，我们的要求就会得到满足。”

侯爵夫人先是感到有希望，激动得颤抖不已；待她俯身向着丈夫，听到克拉拉可怕的传话时，这个母亲便昏厥过去。胡安尼托什么都明白了，他象笼中的狮子那样蹦跳起来。维克多从侯爵那里得到完全服从的诺言以后，自己作主，把士兵们打发走了。仆人们被带了出去，交给刽子手绞死了。待到只有维克多看守这一家人的时候，年迈的父亲站起身来。

“胡安尼托！”他喊了一声。

胡安尼托只将头低下作为回答，这就等于拒绝；他跌坐在椅子上，用严厉而可怕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双亲。克拉拉走过去坐在他的膝上，手臂搂住他的脖颈，吻着他的眼皮，神情快乐地说：

“我亲爱的胡安尼托，你要知道，由你来赐我一死，我会觉得多么甜蜜呀！我就用不着忍受刽子手可恶的手接触我。你可以使我免去等待着我的痛苦，……我的好胡安尼托，你不愿看到我落入别人手里，是不？”

她那双柔和的眼睛对维克多投以火一样的一瞥，仿佛要在胡安尼托的心里唤起他对法国人的憎恨。

“鼓起勇气来，”他的弟弟菲利普对他说，“否则我们这个几乎象王族一样的世家就要绝代了。”

克拉拉蓦地站了起来，围在胡安尼托四周的几个人散开了，这个完全有理由反抗的儿子看到他的老父亲站在他面前，用庄

严的声调喊道：

“胡安尼托，我命令你服从。”

年轻的伯爵纹丝不动，他的父亲跪了下来。克拉拉、玛努埃尔和菲利普也不由自主地模仿父亲。他们一起向那个该挽救这个家庭灭绝的人伸出手去，仿佛在重复由父亲说出的话：

“我的儿子，难道你缺乏西班牙人的毅力和真正的同情心吗？你愿意让我长时间跪着？你不是应该看重你的生命和你的痛苦吗？”老人对侯爵夫人转过身去，添上一句：“这是我的儿子吗，夫人？”

“他同意了！”母亲看到胡安尼托的眉毛一动，只有她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绝望地喊道。

二女儿玛丽吉塔跪了下来，用软弱无力的手臂搂住她的母亲；由于她哭得泪如泉涌，她的小兄弟玛努埃尔走过来责备她。这当儿，宫堡里的神甫进来了，全家马上包围住他，把他拉到胡安尼托面前。维克多实在看下去这个场面，对克拉拉做了个手势，便急忙赶到将军那里去作最后一次努力；他看到将军在欢宴中心境愉快，同他手下的军官一起饮酒，军官们也笑语朗朗。

一小时以后，遵照将军的命令，门达镇一百个最有声望的人士来到平台，观看莱加奈斯全家的处决。一队士兵占好位置，镇住这些西班牙人，他们站立在吊着侯爵仆人的绞刑架下。这些市民的头几乎碰到那些死难者的脚。离他们三十步远的地方，竖起了一座断头台，铡刀在闪闪发光。刽子手已在那里，以防胡安尼托万一拒绝。不一会儿，在万籁俱寂中，这些西班牙人听到好些人的脚步声，一队士兵行进时有节奏的步伐声和他们的枪枝发出的轻微响声。这几种不同的声音同军官们欢宴的喧笑声混杂在一起，如同不久前舞会的乐曲掩护了血腥叛变的准备工作一